

矛盾的题字

(台湾) 李黎

我家客厅壁上有一幅字:“西江月茅盾题”,底下一方铃印“茅盾”。挂了许多年,来客看见都会好奇地问:真的是那位上世纪30年代作家茅盾的手迹吗?知道这是我的一本小说集书名的朋友还会质疑:茅盾怎么会给你的书题字?

其实茅盾先生为我题字时我还不曾见过他。代我求字的是他的老朋友,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,而那是范先生的主意:请茅盾题字、丁玲写序。当时我根本不敢想、也不相信这两位文学史上的人物还在,而且愿意理会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。

后来范先生告诉我,他是这么跟茅盾先生说的:有个在台湾长大、现在旅居美国的年轻人,写的小说竟有几分沈老(茅盾原名沈雁冰)您的风格呢。

范先生的眼光的确厉害。我初到美国不久,在普度大学图书馆两层楼之间的小阁楼里,发现四壁都是中文书,而且其中有许多是我在台湾看不到的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。我简直像发现了金矿,狼吞虎咽这些成长年代的禁书,对于我那是文学史上空白地带的补课。我把那里有的茅盾作品都看了,那段时间写出的小说,像《谭教授的一天》,可能不免受到他的影响吧。茅盾先生读后大概是同意了范先生的说法,也许是基于对一个来自异域的年轻作者的鼓励,而且那时“文革”刚过不久,或许一个完全不同于红卫兵的文学青年的诚挚打动了。

1980年底我到北京,看到刚出版的《西江月》——我的第一本小说集,和封面上的题字。大病初愈、才动过眼睛手术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家,字迹不如他先前的遒劲,但我视为珍宝。一个冬日下午,范先生陪我登门拜访,我得以亲见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承五四、下启三四十年代文学的巨人。但是那天我在茅盾先生的北京四合院家中,那间书房兼会客室里见到的,却是一位亲切谦和的长者。我



谢谢他的题字,并且对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访问。

三个月之后,茅盾先生就辞世了。如今那间幽静的两进四合院已经成为茅盾纪念馆。我一直不曾回去过,网上看见照片,庭院还是记忆里的模样,花木扶疏,只是多了一座先生的半身塑像。

倒是他的故乡,浙江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,几年前我去参观过。乌镇是个宁谧秀丽的江南水乡,茅盾的小说《春蚕》《林家铺子》都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。我在美国教大四中文时选了这两篇小说让学生读,配合放映电影,学生都很喜欢。茅盾小说的写实和自然主义的文体很适合作中文教材,不仅文字生动流畅,而且叙事风格抒情却不流于一些五四文学的滥情,这可能要归功于他西方文学的素养。学生读完小说之后再看电影,更增加了画面的效果和理解。《春蚕》里的江南养蚕农民,《林家铺子》里的城镇小生意人,在30年代中国动荡的时局和经济转型的社会里成为悲剧人物,几十年后依然能唤起另一个时空读者的同情与感动。

乌镇故居纪念馆二楼陈列着茅盾的生平照片。完全没有预料到的,我看见墙上挂着当年我和他的合影。忽然间那个多年前的冬日下午,那栋北京四合院里见到的早已进入文学史的人物,一时又变得如此真实起来。在他生长的故乡,滋养他的文字和文学的地方,他的人和字都回归到原位。我竟可以把这个人,和他那何其遥远的时空连结在眼前当下了。

一个消逝的文学年代的最后一缕光芒闪现,我有幸瞥见了。而他是如此慷慨,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,为一个来自遥远的地方、与他毫无渊源的年轻人提笔蘸墨,写下三个字:

西,江,月。

上海徐汇区素有中国现代美术历史渊源。位于永嘉路600号的唐蕴玉故居,即是这人文渊源的生动缩影。在中国油画的第一代名家中,不乏优秀的女性画家,唐蕴玉即是其中的一位代表,其影响所谓“与潘玉良女士不相伯仲”。唐蕴玉是一位在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已经展露风采的女画家;这是一位集留日与留法传奇经历于一身的女画家。这位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从事多方面美术教育和创作的女画家,至今依然显现着明珠重光的魅力。中国现代美术史具有日本与欧洲的双重留学背景的画家是不多见的,而唐蕴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目前,根据我们所掌握的

唐蕴玉的生平与艺术活动的文献资料,基本划分三个主要时期:一.早期活动(1906年至1949年);二.中期活动(1949年至1980年);三.晚期活动(1980年至1992年)。这样的基本段落,连接着的是唐蕴玉生平中的相关重要历史变迁,这里,我们以“早期活动”对应着其早年的留学生涯;“中期活动”则对应着其中年的上海生活;而“晚期活动”又对应着其晚年的美国经历。

1928年春季随同柳亚子夫妇东渡日本。先到神户和京都,遇日本画家桥本关雪,见其作品曾经题词云:“水墨换为油彩新,剪裁红紫万年春,

如今的七宝,是上海最热闹的旅游新景点。临河的茶楼,老街的餐馆,石板的老桥,艺术大家的纪念馆……一派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。说是千年古镇,分明是今日画卷,开扬、亮堂、明媚,嗅不到一丝古旧气息。

记忆中的七宝,恍若老旧电影:黄昏,老街两边店铺哗啦哗啦地上起门板。冒着热气的大海糕、冷冰冰的白切羊肉,都消隐在门板背面。微黄的路灯下,我深一脚,浅一脚地急忙忙从同学家跑回学校,冷清清的老街,只有我瘦削的身影在石板路面斜斜地晃动……很多年前,我与七宝有过一段缘。

那年秋天,初中毕业考取七宝高中,为的是七宝中学是当年上海为数极少的寄宿学校,可以锻炼独立生活能力。从繁华的市中心跑到七宝读书,反差不小。虽说16个女生住在一间10平方米多点的宿舍,每个人的空间只有一张床。市区、农村的同学,生活习惯上的互相迁就,已是一番考人的功夫。九点熄灯,市区的女生怕黑,于是,开学后一连几星

期,大伙轮番讲笑话和幽默故事,打发漆黑一团的夜晚。

学校的伙食一个月六块五毛,在当时也算非常低廉。八个同学围桌一站,两个装菜大脸盆,很快就是底朝天。早餐永远是烂糊面条加什锦咸菜,晚上都是蔬菜,只有中午可见盆里漂浮着丁点荤腥。别说长个子的男生大概总在半饱之间挣扎,就是女同学,也常常感到饥饿难耐。

学校作息制度挺严,只有星期三傍晚,允许寄宿的学生离开校园两小

时。市区的同学三五成群上街打牙祭。最佩服同宿舍一位市区的女同学,除了当场吃饱海棠糕外,总是买回两团做糍饭的糯米饭,放在茶杯里,撒上一

点酒引,用被子焐住,两天之后变成香喷喷的酒酿,高兴兴地请同学品尝,又好吃,又顶饿。现在回想,还赞叹她适者生存的能力。

我很少加入海棠糕的“战团”,因为心另有所属。班里有一位家在七宝镇的走读女同学,我常到她家作客。她有一双不可思议的巧手,一边温书,一边用钩针和丝线编织出种种精致的工艺品,让我看得出神:漂亮的披肩,串珠的宴会包,图案繁复的桌布……奇怪都只

培根说:有些认知只需浅尝。的确,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,怎么可能对什么都废寝忘食地钻研到透。比如旅行,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,很多地方仅仅是“去过”而已。大多数时间我只能透过旅行车的车窗管窥所游历的土地。但这种类似蜻蜓点水的“浅尝”,同样能激活潜伏在我记忆里的各种影像和乐声。

这幅画记录了我乘坐大巴穿越安达卢西亚平原时,印在脑海中的一瞥。因袭了摩尔人的传统,安达卢西亚平原的居民喜欢将房屋的外墙刷得雪白,却在傍晚弱光下显得格外耀眼。画画的人,习惯在白色上抹颜色,而这里的白房子更像是艳丽自然中的点缀。前行速度,紫色流露,将色彩丰富的植被拽得边缘模糊,但当我将这些搬到画布上,则出现了特别的视觉效果。这种瞬间印象,耳边似乎会响起《阿兰布拉宫的回忆》,华丽的轮指撩人心弦。时而又飘过阿尔贝尼兹那极富西班牙民族特色的探戈。

视觉的“浅尝”诱发联翩浮想,这是相对内向的我独特的游览方式和记录方式。就仿佛现在,我再度凝视这幅画,似乎重又迈入晚间的安达卢西亚漫游,嗅到了芬芳的泥土气息。浅尝,亦回味无穷。



像泥土一样生长之十一·晚间民宅
(油画) 60x40cm

飞流直下

——美石遐想
孙友田

是唐代诗人李白的瀑布吗?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

是当代诗人韦丘的瀑布吗?“峭壁巉岩挡去路,一怒化作龙泉剑。”

怀着一腔突破封闭的豪情,飞流直下。携着一去不复还的悲壮,飞流直下。

诗人称之为液体的狂风。画家称之为激情的线条。已不是温柔的山泉、涓涓的细流,而是倒海的巨龙,奔腾的万马。

勇往直前,义无反顾。风流潇洒,慷慨激昂。我们坐在绝壁的对岸,读你。

飞流直下
(雨花石)

乐,它有两种读法:音乐之乐(yue)快乐之乐(le)。在甲骨文中,“乐”字是“木”字上面两个“绞丝”,代表由木架和丝弦组成的乐器,到篆隶时中间加了“白”字,表示拨弦的白玉,成为简化前繁体字的“乐”(yue),一直用了几千年!音乐,是华夏文化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,孔子就把“礼”和“乐”并重,并为“礼崩乐坏”而痛心疾首,唐时有“乐府”,是专门用来咏唱的。由音乐而带来快乐,自然天成。

当下,快乐,似乎成为不同人群的共同追求,为迎合这种追求,各种媒体都推出海量娱乐节目,似乎热热闹闹,笑声一片,就给人们带来快乐了……错矣!真正的快乐,不是来自低俗的插科打诨,肉麻的装神弄鬼,乏味的油嘴滑舌,而是来自文化的感悟,情感的驿动,心灵的欢愉……更令我感佩的是,在繁体字的“乐”字上面加“草”字头,就成为了繁体字的“药”,草药可以医治人的生理疾病,音乐和文化则可医治人的心灵疾病……几千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,并通过文字蕴涵其理,后人在认字,写字时去体悟,去感触,我们的祖先真是太了不起了!

乐

周伟民



浅尝

黄伟明

文图